南北史合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三

明 李清 撰

列傳第五　　北史十七

道武七王

明元五王

太武五王

道武皇帝十男宣穆劉后生明元皇帝賀夫人生清河

王紹大王夫人生陽平王熙王夫人生河南王曜段夫人生廣平王連京兆王黎紹別見內夭者删後皆倣此

陽平王熙天興六年封聰達有雅操明元練兵東部詔熙督十二軍校閱甚得軍儀賞賜隆厚泰常六年薨帝哀慟不已長子佗襲佗性忠厚武藝過人

魏書曰佗從世祖討山胡白龍於西河屠其城別破餘黨斬首數千級

後改封淮南王鎮虎牢

魏書曰佗先為雍州刺史鎮長安撫綏秦土得民夸心至是以佗威信素著復為虎牢鎮都大將

威名甚著孝文時位司徒贈安几杖入朝不趨太和十二年薨時孝文有事太廟始薦聞之廢祭輿駕親臨哀慟禮賵有加謚曰靖世子吐萬早卒傳孫至曾孫世遵世遵孝明時刺史荆州州在邊境前代以來互相抄掠世遵到州不聽侵擾其弟均時在荆州為朝陽戍主有南戍主妻三月三日遊戲沔水側均遣部曲掠取世遵

闡之責均移還本戍吳人感荷後頗行貨賄散費邊儲聲名有損

魏書曰沔南蠻首及襄陽民望密引世遵請以襄陽內附世遵表求赴應乃詔洛州伊瓫生魯陽太守崔模為別將帥步騎二萬受世遵節度軍至漢水模等疑不渡世遵怒臨之以兵乃濟而內應者謀泄被殺築門自固模焚襄陽邑郭焚殺數萬口會是夜大風雨雪模等班師士卒凍死十二三世遵等並坐免官

薨於定州刺史謚曰康子敬先襲
魏書曰元顥入洛莊帝北巡敬先以主衣都統與叔
父均等於河梁起義為顥所害追贈太尉　子宣洪
別見世遵弟均魏書曰均以河梁立義功封安康縣
開國伯卒均子忻之魏書曰忻之有氣力累遷尚書
右中兵郎以河渚起義功賜爵東阿侯孝莊將圖爾
朱榮元天穆忻之密啓臨事曰乞得侍立手斬二人
及榮死百寮入賀忻之獨蒙勞問出帝時襲先封刺

史除北徐州刺史便道之州於中途為樊子鵠所害以死王事贈司空公謚文貞　均弟禹魏書曰禹累官東海太守頗好内學每云晉地有福孝昌末遂詣爾朱榮後與榮同入洛封鄄城縣開國伯為并州東面大都督鎮樂平榮死土民王惡錏起義殺之

吐萬弟鍾葵早卒長子法壽累遷安州刺史法壽先令所親微服入境觀察風俗下車便大行賞罰境内肅然魏書曰吏滿還朝吏民詣闕訴乞肅宗嘉之詔復任

後於河陰遇害子慶智性貪鄙為太尉主簿事無大小得物然後判或十數錢或二十錢得便取之府中號十錢主簿法壽弟法僧位益州刺史殺戮自任威怒無恒王貫諸姓州内人士法僧皆召為卒伍無所假縱合境皆反招引外冦後拜徐州刺史法僧本附元乂驕恣恐禍及已孝昌元年殺行臺高諒反於彭城自稱尊號改元天啓大軍致討法僧奔梁其武官三千餘人戍彭城者法僧皆印額為奴逼將南度梁武帝授法僧司空封

始安郡王尋改封宋王甚見優寵
梁書曰時方事招攜撫悅降附贈法僧甲第女樂及
金帛前後不可勝數法僧以在魏久處疆埸殺戮甚
多求兵自衛詔給甲仗百人出入禁闥　愚按梁武
以叛臣為腹心優禮如此此它日納侯景之開端也
又進太尉仍立為魏主不行授開府儀同三司郢州刺
史乃徵為太尉卒於梁謚襄厲子景仲景隆景隆初封
丹陽公位廣州刺史徙徐州改封彭城王丁父憂襲封

宋王又為廣州刺史卒梁復以景仲為廣州刺史封枝江縣公侯景作亂誘召之許奉為主景仲將應之為西江督護陳霸先所攻乃自縊

河南王曜天興六年封五歲嘗射雀於道武前中之帝驚歎及長武藝絕人與陽平王熙等並督諸軍講武衆咸服其勇甍長子提襲驍烈有父風改封潁川王迎昭儀於塞北時年十六有夙成之量殊域敬焉累遷統萬鎮都大將甍謚曰成長子平原襲忠果有智略為齊州

刺史善於懷撫孝文時妖賊司馬小君自稱晉後屯聚平陵年號聖君平原身自討擊禽小君送京師斬之又有妖人劉舉自稱天子復討斬之時歲頻不登齊人饑饉平原出私米三千餘斛為粥全民命北州戍卒一千餘人還者皆給路糧民稱詠之遷征南大將軍開府雍州刺史鎮長安蕢謠曰簡長子和字長意襲爵初和聘乙氏公主女妃生子顯薄之以公主故不得遣因懷忿遂薙髮為僧既不幸其母乃捨顯以爵讓次第鑒鑒固

辭公主以其外孫不得襲訴於孝文孝文詔鑒終後令
顥襲爵鑒乃受之鑒字紹達沉重少言寛和好士為齊
州刺史時變革之始鑒上書遵孝文之旨採齊舊風軌
制粲然皆合規矩
魏書曰高祖覽其所上嗟美久之顧謂侍臣曰諸州
刺史皆能如此變風易俗更有何難
孝文下詔褒美班之天下一如鑒所上齊大爱詠咸謂
耳目更新孝文崩後和罷僧歸俗棄其妻子納一孀婦

曹氏爲妻曹氏長和十五歲攜男女五人隨鑒至歷城干亂政事和與曹及五子七處受納鑒皆順其言獄以賄成取受狼籍齊民苦之鑒名大損轉徐州刺史屬徐兖大水民多饑餓鑒表加賑恤民賴以濟先是京兆王愉爲徐州王既年少長史盧陽烏寛以馭下郡縣多不奉法鑒表梁郡太守程靈虬虐政殘民盜賊並起詔免靈虬徐境肅然

魏書曰鑒克蕭衍角城破其援兵世宗以此城襟帶

淮泝川路衝要屢圖不遂至鑒乃克之詔嘉其功

甍謚悼王和與鑒子伯崇競襲

魏書曰尚書令肇奏先朝詔旨聽傳子顯不許其身

和先讓後求有乖道素其子既終請令伯崇承襲

詔聽和襲位東郡太守先是郡人孫天恩家豪富嘗與

和爭地遣奴客捶和捶死至此和誣天恩與北人來往

父子兄弟俱戮資財田宅沒官天恩宗從欲請闕以和

與元乂親不敢和語其郡人曰我覓一州亦應可得念

此小人痛入骨髓故乞此郡以報宿怨此後更不求富貴識者曰王當没於此矣薨贈相州刺史

廣平王連天賜四年薨無子太武以陽平王熙第二子渾爲南平王繼連後渾好弓馬射鳥輙歷飛而中之日射兎得五十頭太武嘗命左右分射勝者中的籌滿詔渾解之三發皆中帝大悦嘉其藝能常引侍左右累遷涼州鎮將都督西戎諸軍事領護西域校尉恩著涼土更滿還京父老皆涕泣追送如違所親薨子飛龍襲後

賜名霄身長九尺腰帶十圍容貌魁偉雅有風則貞白卓然好直言正諫朝臣憚之孝文特垂欽重除宗正卿詔曰自今奏事諸臣相稱可云姓名唯南平王一人可直言其封遷左光禄大夫甍賜東園第一祕器孝文緦衰臨霄喪宴不舉樂謚曰安子纂襲

京兆王黎天賜四年封甍子吐根襲改封江陽王甍無子獻文以南平王霄第二子繼字世仁為後襲封江陽王

魏書曰高車酋帥擁部民叛詔繼討之繼表高車不識威憲輕相合集背復逃歸若悉追戮恐遂擾亂請遣使推檢斬諷首一人餘加慰諭若悔悟從役即令赴軍詔從之叛徒往往歸順高祖顧謂侍臣曰江陽良足大任也

宣武時為青州刺史坐家僮取民女為婦妾又以良人為婢為御史所彈坐免官爵及靈太后臨朝繼子乂父納太后妹復繼本封後徙封京王歷司徒加侍中繼孝

文時已歷内外顯任靈太后臨朝入居心膂

魏書曰繼疾患連年每太后遊幸於外特令扶入居守禁内

歷轉台司頻表遜位轉太保侍中如故加前後部鼓吹

詔以至節禮有朝慶繼位高年宿可依齊郡王簡故事

朝訖引坐免其拜伏轉太傅侍中如故時乂執殺生大

權拜受日送者傾朝識者為致懼

魏書禮志載繼表曰臣功緦内皆道武皇帝後於臣

始是曾孫道武德最重配天郊祀百世不遷而曾玄諸孫蒸嘗之薦不預拜於廟廷霜露之感闕陪奠於階席疎同庶族斯之為屈昔堯敦九族周隆本枝今臣之所親生見隔棄非所以隆建公族請付外傳議駁繼請者甚衆獨國子博士李義琰以為可從靈太后命如琰議

又詔令乘步挽至殿廷兩人扶侍禮與丞相高陽王[illegible]後除使持節侍中太師大將軍録尚書事大都督節度

西道諸軍事及出師車駕臨餞傾朝祖送尋加太尉公及班師繼啟求還復封江陽詔從之繼晚更貪惏牧守令長新除赴官無不納賄以相託付妻子各別請屬至郡縣微吏亦不獲平心選舉憑乂威勢法官不敢糾擿天下患之乂黜繼廢於家初爾朱榮為直寢數以名馬奉乂接以恩意榮甚德之建義初復以繼為太師司州牧永安二年薨贈假黃鉞督九州諸軍錄尚書事大丞相如故諡曰武烈乂字伯儁小字夜乂靈太后臨朝以

乂妹夫除通直郎乂妻封馮翊君拜女侍中乂女夭太后詔贈鄉主乂累加侍中領軍將軍既在門下兼總禁兵深為太后信委太傅清河王懌以親賢輔政每欲斥黜之乂遂令通直郎宋維告司染都尉韓文殊欲謀逆立懌懌坐禁止後窮案無實懌雖得免猶以兵衛守於宮西别館久之恐懌終為已害乃與侍中劉騰密謀詐取主食中黄門胡度胡定列誣懌云貨度等金帛令以毒藥置御食害孝明騰具奏帝信之乃御顯陽殿騰閉

永巷門太后不得出懌入遇乂於含章殿後命宗士及直齋執懌衣袂將入含章東省騰稱詔集公卿議以大逆論咸畏乂無敢異者唯僕射游肇執意不同乂騰持公卿議入奏夜中殺懌於是假為太后辭遜詔乂遂與太師高陽王雍等輔政常直禁中帝呼為姨父自後專綜機要百寮重跡後帝徙御嶶音殿乂亦入居殿右曲盡佞媚遂出入禁中恒令勇士持刀劍先後乂於千秋門外廠下施木闌檻出入止息其中腹心防守以備竊

發初乂專政矯情自飾勞謙待士時事得失頗以關懷後便自矜愎躭酒好色與奪任情乃於禁中自作别庫掌握之寶充牣其中又曾卧婦人於食輿以帊覆之輿入禁内出亦如之直衛雖知莫敢言者政事怠惰紀綱不舉州鎮多非其人天下遂亂矣乂自知不法恐被廢黜乃陰遣弟洪業召武州人姬庫根等聚宴遂為誓盟欲令為亂朝廷以已為大將軍往伐因共為表裏如此可得自立根等然其言乃厚遺根等遣還州與洪業買

馬乂從劉騰死後防護微緩時宿於外每日出遊留連他邑太后微察知之正光五年秋太后對孝明謂羣臣

魏書載太后謂羣臣曰隔絕我母子何用我為可放我出家

求出家於嵩山閑居寺欲自下髮帝與郡臣大懼叩首泣涕遂與太后密謀圖之乃對乂流涕叙太后欲出家憂怖狀乂勸帝從太后意於是太后數御顯陽二宮無復禁礙舉其親元法僧為徐州刺史法僧據州叛太后

數以為言乂深愧悔丞相高陽王雍雖位重於乂甚畏憚之會太后與帝遊洛水遂幸雍第日宴至內室定圖乂計後雍從帝朝太后乃進言乂父子權重太后曰然元郎若忠於朝廷何故不去領軍以餘官輔政乂聞甚懼免冠求解乃以為儀同三司尚書令侍中領左右雖去兵權然總任內外不慮黜廢又有閹人張景嵩劉思逸屯弘祖伏景謀廢乂嵩以帝嬪潘外憐有幸說云元乂欲害之嬪泣訴於帝云乂非直殺妾亦將害陛下帝

信之後乂出宿遂解其侍中旦欲入宮門者不納尋除
名初咸陽王禧以逆見誅子樹奔梁梁封鄴王及法僧
叛樹遺公卿百寮書暴乂過惡
魏書載樹書前一段曰元乂狼心蠆毒權位日滋篡
逼之事旦暮必行夫名以出信信以制義山川隱疾
猶不以名成師兆亂巨君不臣求之史籍有自來矣
乂本名夜乂弟羅實名羅剎夜乂羅剎此鬼食人非遇
黑風事同飄墮嗚呼魏境離此二災惡木盜泉不息不

飲勝名梟稱不入不為況昆季此名表能啞物曰露久
矣始信斯言義為遠近所惡如此後太后顧謂侍臣曰
劉騰元乂昔邀朕索鐵券望得不死朕賴不與中書舍
人韓子順對曰臣聞殺活豈計與否陛下昔雖不與何
解今日不殺太后憮然未幾有人告乂及其弟瓜謀反
先遣其從弟洪業率六鎮降戶反定州又令勾魯陽諸
蠻侵擾伊闕乂兄弟為內應起有日矣得其手書太后
以妹婿故未忍便決羣臣固執不已帝又以為言乃從

之乂及弟爪並賜死於家太后猶以妹故復追贈尚書令冀州刺史乂子舒祕書郎乂死後奔梁官至征北大將軍青冀二州刺史子善亦名善任少隨父至江南性好學通涉五經尤明左氏傳侯景之亂善歸周武帝甚禮之以為太子宮尹賜爵江陽縣公每執經授太子隨開皇初拜内史侍郎凡有敷奏詞氣抑揚觀者屬目陳使袁雅來聘帝令善就館受書雅出門不拜善論舊事有拜儀雅未能對遂拜成禮而去後遷國子祭酒帝嘗

親臨釋奠令善講孝經敷陳義理兼以諷帝大悅曰聞
江陽之說更起朕心賚絹一百疋衣一襲善通博在河
妥每懷不平欲屈善因講春秋初發題諸儒畢集善私
謂妥曰名望已定幸無相苦妥然之及就講肆妥引古
今滯義難善多不能對由是有隙善以高頴有宰相具
嘗言於帝曰楊素麤疎蘇威怯懦元胄元旻正是鴨耳
可付社稷者唯獨高頴帝初然之及頴得罪帝以善為
頴游說深責望之善憂懼先患消渴病頓而卒又弟羅

字仲綱雖父兄貴盛而虛己接物累遷青州刺史乂當朝專政羅望傾四海於時才名之士王元景邢子才李奬等咸為其賓客從遊青土罷州入為宗正卿乂死後羅通乂妻時人穢之或云其救命計也孝武時位尚書令開府儀同三司梁州刺史孝靜初梁遣將圍逼羅以州降封南郡王及侯景自立以羅為開府儀同三司尚書令封江陽王梁元帝滅景周文求羅得還除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少師襲爵江陽王舒子善任後從南入關

羅乃以爵還善任改封羅國道郡公

愚按周書明帝本紀載封少師元羅為韓國公以紹

魏後何以不紀

羅弟蠻仕齊歷位兼度支尚書行潁州事坐不為繼母服為左丞所彈後除開府儀同三司齊天保十年大誅元氏昭帝元后蠻女也因為苦請自市追免之賜姓步孤氏卒贈司空蠻弟爪字景邕位給事中與兄乂同誅繼弟羅侯遷洛之際以墳陵在北遂家於燕州昌平郡

内豐資產唯以意得為適不入京師有賓客來往者必厚相禮遺豪據北方甚有聲稱以乂執權尤不樂入仕就拜昌平太守
明元皇帝七男杜密皇后生太武皇帝大慕容夫人生樂平戾王丕慕容夫人生樂安宣王範尹夫人生永昌莊王健建寧王崇新興王俊二王並闕母氏
樂平王丕少有才幹泰常七年封車騎大將軍後督河西高平諸軍討南秦王難當軍至略陽禁令齊肅所過

無私百姓爭致牛酒難懼還仇池而諸將議曰若不誅豪帥軍還後必聚而為寇又大衆遠出不有所掠無以充軍實賞將士將從之時中書侍郎高允參丕軍事諫曰今若誅之是傷其向化之心恐大軍一還為亂必速丕然之綏懷初附秋毫無犯初馮弘奔高麗太武詔遣送之高麗不遣太武怒將討之丕疏言和龍新定宜廣修農殖以饒軍實然後進圖可一舉滅帝納之後坐劉絜事以憂薨事在絜傳謚曰戾子拔襲後坐事賜死國

除丕之薨及日者董道秀之死也高允遂著筮論曰昔明元末起白臺高二十餘丈樂平王夢登其上四望無所見問日者董道秀筮之曰大吉王黙然喜後事發王憂死道秀棄市道秀若推六爻以對王曰易稱元龍有悔窮高曰元高而無民不為善也如是則上寧王下保己福祿方至豈有禍哉今舍本從末咎釁之至不亦宜乎

丕後有願達祿書曰願達祖明元帝父樂平王仕魏

為司州刺史普通中大軍北伐顥達降封樂平王賜
甲第女樂累官侍中卒北其後也
樂安王範泰常七年封雅性沈厚太武以長安形勝拜
範為衛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長安鎮都大將範謙恭
惠下推心撫納民稱之時秦土新羅寇賊流亡相繼請
崇簡易之治帝納之遂寬徭與民休息後劉絜之謀範
聞而不告事發因疾暴甍長子良太武末有子嘗曰兄
弟之子猶子親撫養之長而壯勇多智嘗參軍國大計

文成時襲王拜長安鎮都大將雍州刺史為內都大官

甍謚曰簡

永昌王健泰常七年封健姿貌魁壯征戰常有大功才藝比陳留桓王而智略過之從太武破赫連昌遂西略至木根山討和龍健別攻拔建德後平叛胡白龍餘黨於西海太武襲蠕蠕越涿邪山詔健殿後矢不虛發所中皆應弦斃威震漠北尋從平涼州健功居多又討破禿髮保周保周自殺傳首京師復降沮渠無諱甍謚曰

莊子仁襲驍勇有父風太武竒之

魏書島夷傳曰帝南伐仁攻懸瓠拔之獲劉義隆守將起淮過定項城破尉武戍執其戍主進攻壽陽屯兵於孫叔敖冢掠馬頭鍾離二郡義隆遣左軍將軍劉康祖赴壽陽與仁相遇仁大破之盡坑其衆斬康祖傳首示壽春獲其將胡盛之王羅漢等以所斬首使軍士曳之遶城三匝積之城西高與城齊劉鑠乃焚四郭廬舍嬰城固守

後與濮陽王閭若文謀不軌發覺賜死國除
建寧王崇泰常七年封文成時封崇子麗濟南王後與
京兆王杜元寶謀逆父子俱賜死新興王俊泰常七年
封少善騎射多藝坐法削爵為公後好酒色多越法度
又以母先遇罪死而已被貶削恒懷怨望頗有悖心後
事發賜死國除
太武皇帝五男賀皇后生景穆帝越椒房生晉王伏羅
舒椒房生東平王翰弗椒房生臨淮王譚伏椒房生廣

陽王建閭右昭儀生吳王余景穆帝南安王余別見

晉王伏羅眞君三年封加車騎大將軍曰若從正道恐軍聲先振必當遠遁莫若潛軍出其不意此鄧艾擒蜀計也諸將咸難之伏羅曰將軍制勝萬里擇利專之可也遂間道行至大母橋慕利延衆驚奔白蘭其子拾寅走河曲降其部落萬餘八年薨

宋書索鹵傳曰鹵燾所住屠蘇為疾雷所擊屠蘇倒幾壓死左右皆泣晉王獨不悲遂賜死此出於傳聞

不足信

無子國除

東平王翰真君三年封秦王拜侍中中軍大將軍參典都曹事忠貞雅正百寮憚之太傅高允以翰年少作諸侯箴遺之翰大悅後鎮枹罕羌戎敬服改封東平王太武崩諸大臣等議欲立翰中常侍宗愛與翰不協矯太后令立南安王余遂殺翰子道符襲爵拜長安鎮都大將皇興元年謀反司馬段太陽斬之傳首京師

魏書曰世祖南討授中軍大將軍劉義隆以鄒山險固積糧備守禦譚攻之獲米三十萬供軍儲義隆恃淮之阻素不設備造筏數十潛軍而渡賊衆驚潰斬首萬餘

毳謚曰宣子提襲爲梁州刺史以貪縱削除加罰從配北鎮久之提子員外郎穎免冠請解官代父邊戍孝文不許後詔提從駕南伐至洛陽參定遷都議尋卒以參定功追封長鄉縣侯宣武時贈雍州刺史謚曰懿提子

昌字法顯好文學居父母喪哀號孺慕悲感行人宣武時復封臨淮王未拜封贈齊州刺史謚曰康追封濟南子彧字文若紹封少有才學彼時譽甚美侍中崔光謂人曰黑頭三公當此人也少與從兄安豐王延明中山王熙並以宗室博古文學齊名時莫能定其優劣尚書郎范陽盧思道謂吏部清河崔休曰三人才學雖並優美然安豐少於造次中山皂白太多未若濟南風雅寬雅時人為語曰三王楚琳瑯未若濟南備員方彧姿制

閑裕吐發流美瑯邪王誦名人也見之未嘗不心醉忘疲

伽藍記曰彧博通典籍容止可觀至三元肇慶萬國齊軫負荷執笏逶迤復道觀者莫不忘疲

奏郊廟歌詞時咸稱美除給事黄門侍郎彧本名亮字仕明時侍中穆紹與彧同署避紹父諱啓求改名詔曰仕明風神運吐嘗自比荀文若可名彧以取定體相倫之美彧求復本封詔許復封臨淮寄食相州魏郡又嘗

兼御史中尉或以為倫叙得之不謝領軍於忠不悅言之朝廷曰淮臨雖復風流可觀

伽藍記曰彧性愛林泉又重賓客每至春際花樹如錦晨食南館夜遊後園僚寀成羣俊民滿席絲桐發響羽觴流行詩賦並陳清言乍起入其室者謂為登仙荆州秀才張裴裳為五言有異林花共色別樹鳥同聲之句彧以蛟龍錦賜之

而無骨骾之操中尉之任恐非所堪遂去威儀單車而

還朝流為嘆息累遷侍中衛將軍左光禄大夫兼尚書左僕射攝選後以本官為東道行臺會爾朱榮入洛殺害元氏彧撫膺慟哭遂奔梁梁武遣其舍人陳建孫迎接并觀彧為人建孫稱彧風神閑儁梁武亦先聞名深相器待見彧於樂遊園因設宴樂彧聞聲𣌭欷涕泣交下梁武為不樂自前後奔叛皆侯旨稱魏為偽唯彧表啓嘗云魏臨淮王梁武體彧雅性不以為責及知孝莊踐祚以母老請還辭旨懇切梁武惜其才又難違其意

遣其僕射徐勉私勸或留或曰死猶願北況於生也乃
以禮遣或性至孝自經違離不進酒肉憔悴容貌見者
傷之歷位尚書令大司馬兼録尚書孝莊追崇武宣王
為文穆皇帝廟號肅祖母李妃為文穆皇后將遷神主
於太廟以孝文為伯考或表諫以為漢祖創業香街有
太上之廟光武中興南頓立舂陵之寢元帝於光武疏
為絶服猶身奉子道入繼大宗高祖於聖躬親實猶子
陛下既篡洪緒豈宜加伯考名且漢宣繼孝昭乃上後

叔祖豈忘宗承考妣葢以大義斯奪及金德將興宣王
受寄景王文王心規裂冠雖祭則魏主而權歸晉室昆
季實傾曹氏且子元宣王冢嗣文王成其大業故晉武
繼文祖宣景王有伯考之稱以今類古恐或非儔高祖
德溢寰中道超無外文穆雖勲格宇宙猶奉贄稱臣穆
后稟德以元復配享乾位君臣並筵嫂叔同室歷觀墳
籍未有其事時孝莊意銳朝臣無敢言者唯彧與吏部
尚書李神儁並有表聞詔執曰文穆皇帝勛格四表是

用考循舊範恭上尊號王表云漢太上於香街南頓於春陵漢高不用瓜瓞之緒光武又無世及之德皆身受符命不由父祖別廟異寢於理何差文穆天睠人宅歷數有歸朕忝承下武遂主神器既帝業有統漢氏非倫漢郡國立廟者欲尊高祖之德使饗遍天下非闕太廟神主獨在外祠薦漢宣之父亦非勳德所出雖不追尊不亦可乎伯考之名自是尊卑之序何必准古而言非類也復云君臣同列嫂叔共室當以文穆昔遂臣道以

此為疑禮天子元子猶士禘祫豈不得同室乎且晉文景共為一代議者云世限七主無定數昭穆既同明有共室之禮禮既有祔嫂叔何嫌禮祖禰一廟豈無婦舅共室也若專以共室為疑可更議遷毀耶孝莊既逼諸妹之請此詞意黃門侍郎常景中書侍郎邢子才所贊成也又追尊兄彭城王為孝宣帝或又面諫曰陛下作而不法後世何觀歷尋書籍未有其事帝不從及神主入廟復敕百官悉陪從一依乘輿之式或表言爰自中

古迄於下葉崇尚君親褒明功德乃有皇號終無帝名今若去帝直留皇名求之古義少有依准又不納爾朱榮死除或司徒公及爾朱兆率衆奄至或出東掖門賊執見兆辭色不屈爲羣胡所毆薨孝武末贈大將軍太師太尉公録尚書事謚文穆或美風韻善進止衣冠之下雅有容則博覽羣書不爲章句所制文藻雖多亡失猶有傳於世者然居官不能清白進舉止於親婭爲識者所譏無子弟孝友少有時譽襲爵淮陽王累遷滄州

刺史為政温和好行小惠不能清白而無所侵犯百姓亦便之魏孝靜宴齊文襄於華林園孝友因醉自譽又云陛下許賜臣能帝笑曰朕恒聞王自道清文襄曰臨淮王雅旨舍罪於是君臣俱笑而不罪孝友明於政理嘗奏表曰令制百家為黨族二十家為閭五家為比鄰百家內有帥二十五徵發皆免苦樂不均羊少狼多復有蠶食此之為弊久矣京邑諸坊或七八百家惟一里正二史庶事無闕而況外州乎請依舊置三正之名不

改而百家為四閭閭二比計族省十二丁得十二匹貲絹略記見管戶應二萬餘族一歲出貲絹二十四萬匹十五丁出一番兵計得一萬六千兵此富國安民之道也古諸侯娶九女士有一妻二妾晉令諸王置妾八人郡公侯妾六人官品令第一第二品有四妾第三第四有三妾第五第六有二妾第七第八有一妾廣繼嗣孝也脩陰教禮也而聖朝忽棄此數由來漸久將相多尚公主王侯亦娶后族故無媵妾習以為常婦人多幸生

逢今世舉朝略是無妾天下殆皆一妻設令人疆志廣娶則家道離索身事迍邅內外親知共相嗤怪凡今之人通無准節父母嫁女則教以妬姑姊逢迎必勸以忌持制夫為婦德以能妬為女工自云受人欺畏他笑我王公猶自一心以下何敢二意夫妬忌心生則妻妾禮廢妻妾禮廢則姦淫兆興斯臣所以毒恨也請以王公第一品娶八通妻以備九女稱事二品備七三品四品備五五品六品則一妻二妾限以一周悉令充數若不

充數及待妾非禮使妻妬加捶撻免所居官其妻無子不娶妾斯則自絕無以血食祖父請科不孝之罪離遣其妻臣之心欲使吉凶合禮貴賤有儀省人帥以出兵丁立倉儲以豐穀食設賞格以擒姦盜行令典以示朝章庶使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又昌申妻妾之數正欲使王侯將相功臣子弟苗胄瀟朝傳祚無窮此臣志也詔付有司儀奏不同孝友又言今人生為皂隸葬擬王侯存沒異途無復節制崇壯邱壠盛飾祭儀隣里相榮稱

為至孝又夫婦之始王化所先共食合巹足以成禮而
今之富者彌奢同牢之設甚於祭槃累魚成山山有林
木林木之上鸞鳳斯存徒有煩勞終成委棄請自兹以
後若婚葬過禮者以違旨論官司不加糾劾即與同罪
孝友在尹積年以法自守甚著聲稱然性無骨鯁善事
權勢為正直所譏齊天保初准例降爵臨淮縣公拜光
禄大夫二年冬被召入晉陽宮出與元暉業同被害昌
弟孚字秀和少有令譽侍中游肇并州刺史高聰司徒

崔光等見孚曰此子當准的人物恨吾徒衰暮不及見耳累遷兼尚書右丞靈太后臨朝宦者干政孚乃總括古今名妃賢后爲四卷奏之遷左丞柔然主阿那瓌既反國大饑相率入塞阿那瓌上表請臺賑給詔孚爲北道行臺請彼賑恤孚陳便宜表曰皮服之人未嘗粒食宜從俗因利極其所無昔漢建武中單于欵塞轉河東米糒二萬五千斛牛羊三萬六千頭給之斯景遠長策也乞以牸牛產羊餬其口食且畜牧繁息是其所便毛

血之利惠兼衣食又尚書奏云如其仍任七州隨寛置之臣謂人情戀本寧肯徙內若依臣請給賑雜畜愛本重鄉必還舊土如其不然禁留益損假令逼徙事非久計何者人面獸心去留難測既易水草痾恙憂愁死忘必甚兼其餘類尚在沙磧脫出狂悖翻歸舊巢必殘掠邑里遺毒百姓亂而方塞未若杜其未萌又貿遷起於上古交易行於中世漢與胡通亦立關市今北人阻饑命懸溝壑公給之外必求市易彼若願求宜聽見許又

云營大者不計小名圖遠者弗拘近利周之北伐僅獲中規漢氏外攘裁收下策昔在代京恒為重備將帥勞止甲士疲力前世苦之力未能致今天祚大魏亂亡在彼朝廷槝其散亡禮送令反宜因此時善思遠策昔漢宣之世呼韓款塞漢遣董忠韓昌領邊郡士馬送出朔方因留衛助又光武時亦令中郎將叚彬置安集椽史隨單于所在參察動靜斯皆安邊勝策計今朝廷成功不減曩時蠕蠕國弊亦同疇日宜依舊事借所閑地聽

使田牧粗置官屬示相撫慰嚴戒邊兵以見保衛馭以寬仁縻以久策使親不至矯詐疎不容叛反又云先人有奪人之心待降如受疆敵武非尋外而亦防內若從處分割配諸州鎮遼遠非轉輸可到悔叛之情變起難測又居民畜業布在原野戎夸性貪見則思盜防彼肅此少兵不堪渾流之際易相干犯驅之還本末必樂去配州內從復不肯從既其如此為費必大朝廷不許孚持白虎幡勞阿那瓌於柔玄懷荒二鎮間阿那瓌衆號

三十萬陰有異意遂拘留孚載以轀車日給酪一升肉一段每集其衆坐孚東廂稱為行臺甚加禮敬阿那瓌遂南過至舊京後遣孚等還因上表謝罪有司以孚事下廷尉丞高謙之云孚辱命處孚流罪後拜冀州刺史孚勸課農桑境内稱慈父隣州號神君先是州人張孟都張洪建馬潘崔獨憐張叔緒崔醜張天宜崔思哲等八人皆屯保林野不臣王命州郡號曰八王孚至皆請入城願致死力後為葛榮所陷見執兄祐為防城都督

兄子禮為錄事參軍榮欲先害子禮子請先死贖子禮叩首流血榮乃捨之又大集將士議其死事子兄弟各誣已引過爭相為死又孟都潘紹等數百人皆叩首就法請活使君榮曰此皆魏誠臣義士也同禁五百人皆得免榮平還除冀州刺史元顥入洛授子東道行臺彭城郡王子封顥逆書送朝孝莊嘉之顥平封子萬年鄉男永安末樂器殘缺孝莊命子監儀注子上表曰昔太和中中書監高閭太樂令公孫崇脩造金石數十年間

乃奏成功大集儒生考其得失太常卿劉芳請別營造久而不就復召公卿量校合否論者沸騰莫有適從登被音敎並見施用往歲大軍入洛戎馬交馳樂器亡失垂盡臣至太樂署問太樂令張乾龜等云承前以來置宮懸四廂筍簴六架東北架編黃鍾之磬十四雖器名黃鍾而聲實夸則考之音制不甚諧韻姑洗懸於東北太簇編於西北蕤賓列於西南並皆器象差位調律不和又有儀鍾十四虛懸架首初不叩擊今便删廢以從

正則臣今據周禮鳬氏脩廣之規磬氏倨句之法吹律求聲叩鍾求音損除繁雜討論實録依十二月為十二宮各準辰次當位懸設月聲既備隨用擊奏則會還相為宫之儀又律吕相生之義今量鍾磬之數各以十二架為定奏可時搢紳之士咸往觀聽靡不咨嗟歎服太傅録尚書長孫稚妙解聲律特復稱善後從孝武入關

愚按孝武西奔後諸元為道武以下子孫者居洛陽安也隨關西者正也然居者皆雁高洋之屠而隨者獨

延世祀正之為貴也孰與安

除尚書左僕射扶風郡王尋監國史歷司空兼尚書令

太保時桑然主與孚相識先請見孚然後遣女乃使孚

行桑然君臣見孚莫不懼悅奉后來歸孚機辨好酒貌

短而禿周文帝偏所眷顧嘗於室內置酒十瓶瓶餘一

斛上皆加帽欲戲孚孚適入室見即驚喜曰吾兄弟輩

甚無禮何為竊入王家匡坐相對宜早還宅也因持酒

歸周文撫手大笑後遇風患手足不隨口不能言乃左

手畫地作字乞解所任三奏不許遷太傅薨文帝親臨
百官赴弔贈大司馬録尚書事謚文簡子端嗣位大行
臺尚書華州刺史性疎佷頗以基地驕物時論鄙之
廣陽王建眞君三年封楚王後改封廣陽薨謚曰簡子
石侯襲薨謚曰哀傳子而絶弟嘉少沉敏喜慍不形於
色兼有武畧孝文初拜徐州刺史甚有威惠後封廣陽
王紹建後孝文南伐詔嘉斷均口嘉違失指授令賦得
免帝怒責之曰叔父定非世孫何太不上類及將大漸

遣詔以嘉為尚書左僕射與咸陽王禧等輔政遷司州
牧嘉表請於京四面築坊三百二十各周一千二百步
乞發三正復丁以充茲役雖有暫勞姦盜永止詔從之
拜衛大將軍尚書令除儀同三司嘉好飲酒或沉醉在
宣武前言笑自恣帝以屬尊年老常優容之與彭城北
海高陽諸王每入宴集極歡彌夜帝亦時幸其第性好
儀飾車服鮮華既居儀同又任端首出入容衛道路榮
之後還司空轉司徒嘉好立功名有益公私多所敷奏

帝雅委託之愛敬人物後來才俊未為時知者侍坐之次轉加談引時以此稱之薨遺命薄葬宣武悼惜之贈侍中太保謚懿烈嘉後妃宜都王穆壽孫女司空從妹也聰明婦人及為嘉妃多所匡贊光益家道子深

愚按本史及魏書俱作深魏書李崇傳內作廣陵王淵又温子昇傳內復作廣陽王深不一而足廣陽不聞改封崇傳誤淵唐祖諱李延壽以唐人作北史故易淵為深若魏收作魏書時何緣避諱前後參差不

可辨今姑從深

字智遠襲爵孝明初拜肆州刺史胡人便其恩信刦盜止息後為恒州刺史政以賄成私家有馬千匹者必取百匹以此為恒累遷殿中尚書未拜坐淫城陽王徽妃于氏為徽表訟詔付丞相高陽王雍等宗室議決其罪以王還第及沃野鎮人破六韓拔陵反臨淮王彧討之失利詔深為北道大都督受尚書令李崇節度時東道都督崔暹敗於白道深等諸軍退還朔州上書曰邊豎

搆逆由來非一朝昔皇始以移防為重盛簡親賢擁麾作鎮配以高門子弟以死防遏不但不廢仕宦至乃偏得復除當時人物忻慕為之及太和在歷僕射李冲當官任事涼州土人悉免厮役豐沛舊門仍防邊戍自非得罪當世莫肯與伍征鎮驅使但為虞候白直一生推遷不過軍主然其往世房分居京者得上品通官在鎮者便為清途所隔或投畀有北以御魑魅多逃胡鄉乃峻邊防之格鎮人浮遊在外皆聽流兵捉之少年不得

從師長者不得遊宦獨為匪人言者流涕自定鼎伊洛
邊任益輕唯底滯凡才出為鎮將轉相模習專事聚斂
或諸方奸吏犯罪配邊為之指蹤政有䝉立莫能自改
無不切齒增怒及阿那瓌背恩縱掠竊奔命師追之十
五萬衆渡沙漠不日而還邊人見此援師便意輕中國
尚書令臣崇時即申聞求改鎮為州將允其願抑亦先
覺朝廷未許而高闕戍主率下失和拔陵殺之為逆攻
城屠地王師屢北崔暹隻輪不反臣崇與臣遠逕復路

今者相與還次雲中馬首是瞻未便西邁將士之情莫不解體今日所慮非止西北將恐諸鎮尋亦如此天下之事何易可量時不納其策及東西部敕勒叛朝儀更思深言遣兼黃門侍郎酈道元為大使欲復鎮為州以順民望會六鎮盡叛不得施行深後言今六鎮俱叛二部高車亦同惡黨以疲兵討之必不制敵請簡選兵或留守恒州要處更為後圖及李崇徵還深專總戎政拔陵避柔然南移度河先是別將李叔仁以拔陵來逼請

求迎援深赴之前後降二十萬人深與行臺元纂表求
恒州北別立郡縣安置降戶隨宜賑賚息其亂心不從
詔遣黄門侍郎楊置分散之就食冀定瀛三州深謂纂
曰此輩復爲乞活矣禍亂當由此作既而鮮于脩禮叛
於定州杜洛周反於幽州其餘降戶猶在恒州欲推深
爲主深乃上書還京師令左衛將軍楊津代深都督以
深爲侍中右衛將軍定州刺史時中山太守趙叔隆别
駕崔融討賊失利臺使劉審披覈未訖會賊逼中山深

乃令叔隆防境審馳驛還京言深擅相放縱城陽王徽與深有隙因此構之乃徵深為吏部尚書兼中領軍及深至都孝明不欲使徽深相憾因宴會令相和解徽銜不已後河間王琛等為鮮于脩禮所敗乃除深儀同三司大都督章武王融為左都督並受深節度徽因奏靈太后構深曰廣陽以愛子握兵在外不可測也乃敕武王等潛相防備融以敕示深深懼事無大小不敢自決太后聞之使問深意狀乃具言曰往者元义執權移天

徙曰徽私相託附今大明反政任寄唯重以徽褊心銜
臣切骨臣遠離京輦被其搆阻徽一歲八遷位居宰相
積年淹滯有功不録自徽執政以來非但抑臣將士告
捷終無片賞雖為表請多不蒙允如留元標處盛樂後
被重圍析骸易子嬰城二載賊散後依階乞官徽不允
所請而元法僧之叛徐州下邳戍主賈勲暫被圍逼固
守之勲比元標未重乃立得州即授開國功同賞異不
平謂何又驃騎李崇北征曰啟募八州之人聽用關西

格及臣在後依此科賞復言北道征者不得同於關西

定襄陵廟至重平城守國要鎮若計此論功亦何負於

秦楚但以嫉臣故便欲望風排抑然其當途以來何直

退勳而已但隨臣征者即便爲所嫉統軍袁和叔曾經

省訴嶽初言有理又聞北征隸臣爲統應時變色復令

臣兄子仲顯訟臣緝緝翩翩謀相誹謗言臣惡者接以

恩顏稱臣善者即被嫌責甄琛曾理臣屈視若仇讎徐

紇頗言臣短待如親戚又驃騎長史祖瑩昔在軍中妄

增首級蠹害軍府獲罪有司避命山澤直以誘臣乃還雪其罪臣府司馬劉敬比送降人既到定州翻然叛背賊如決河豈敬能擁以臣府參寮便身首異處從臣行者莫不悚懼頃恒州人乞臣為刺史徽言不可測及降戶結謀臣頻表啓徽乃執言此事及向定州遠彼姦惡又復論臣將有異志翻覆如此欲相陷没致令國朝遽賜遷代賊起之由誰使然也徽優幸任隆車馬塡門臣居邊境慮其為梗乞赴京闕屬流人舉斧元戎垂翅僶

俛先驅不敢辭事及臣出都行塵未滅已聞復生異議言臣將兒自隨證為搆亂悠悠之人復傳左軍臣融右軍臣衍皆密受敕伺察臣事徽用心如此臣何以自安竊以天步未夷國難猶梗方伯之任於斯為急徽昔臨藩乃有民譽及居端右蔑爾無聞今求出之為州使得申其利用徽若外從所長臣無內慮之切脫蒙賜允公私幸甚深以兵士頻經退散人無鬬情連營轉柵日行十里行達交津隔水而陣賊鮮于脩禮嘗與葛榮謀後

稍信朔州人毛普賢榮嘗銜之普賢昔為深統軍及在
交津深傳人諭之普賢乃有降意又使録事參軍元晏
說賊程殺鬼果相猜貳葛榮遂殺普賢脩禮自立
按本史孝明本紀云元洪業殺鮮于脩禮請降葛榮
殺洪業自立與此全殊何也
榮新得大衆上下未安北度瀛州深因此率衆北轉及
榮東攻章武王融融與戰敗於白牛深遂退走趣定州
聞刺史楊津慮其有異志止州南佛寺亭二日夜乃召

都督毛謐等六七人齧臂肩為約期危難相拯恤謐疑深意異乃以謀不軌告津津遣謐討深深走出謐叫譟追躡深與左右行至博陵郡界逢賊遊騎引詣葛榮賊徒見深頗有喜者榮新自立内惡之乃害深孝莊追復王爵贈司徒公

伽藍記曰淵初討葛榮夜夢著袞衣倚槐樹立問善解夢楊元慎曰三公之祥退告人曰廣陵死矣槐字是木傍鬼死後尚得三公果為葛榮所殺追贈司徒

公

謚忠武子湛字士淵

愚按湛父果名淵何以又字士淵以父名為字其為深可知

少有風尚孝莊初襲封孝靜初累遷冀州刺史所在聚斂風政不立入為侍中後行司州牧時齊神武作相以湛頗有器望啟超拜太尉公薨贈假黃鉞大司馬尚書令謚文獻初湛名位漸重留連聲色始以婢紫光遺尚

書郎中宋遊道後乃私耽出為冀州竊而攜去遊大致
紛紜乃云紫光湛父所寵湛母遺已將致公文久乃停
息論者兩非之湛弟瑾别見湛子法輪紫光所生也湛
諸子坐瑾謀殺齊文襄合門被戮文襄矜湛覆滅乃赦
原法輪復其爵土

論曰平陽以降並多夭促英才武略未顯高年靖簡二
王為時稱首鑒既有聲渾亦見器霄繼荷遇太和之日
名位豈妄及哉乂階緣寵私遂亂天下殺身全祀固為

幸焉樂平樂安將領自効竟以憂迫逝驗克終為鮮焉莊王才力智謀一時之傑與建寜新興不同日也太武之子秦晉才賢而翰遇酷倚仗豈可量矣臨淮之後或為盛德廣陽之世嘉實為美深見惡元徽所謂盜憎之義歟

南北史合注卷一百三